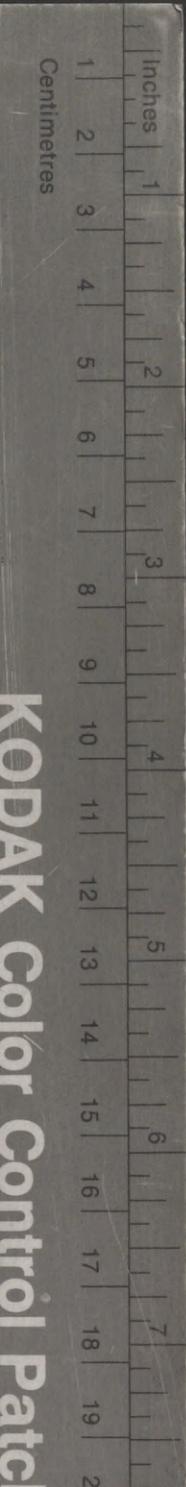


13156.00
9423
21-7



Inches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

第十四集

寧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第十四集

粵雅堂叢書目

第十四集

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

國朝 王懋竑撰

韓柳年譜八卷

國朝 馬日璐合刻

疑年錄四卷

國朝 錢大昕撰

續錄四卷

吳 脩撰

米海岳年譜一卷

國朝 翁方綱撰

元遺山先生年譜三卷

朱子集語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痴而嗜之以致真僞之辨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

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為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為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紫之淆將與為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學既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為表

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偽而尊信之其為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析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為年譜四卷其閒辨論之迹考据所由別為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為附錄二卷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閒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

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辯
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真傳其爲學誨人
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
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臨歧望羊爲異說所迷眩
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
之爲是書也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
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書蓋皆不得
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
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

穿鑿驅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
真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托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
所向往下此則微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
聖人之道卽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有述顧
立心之始已不能豪釐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
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
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
學不明卽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
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

分年譜
三
慎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知所從入愧
無以發明是書啓斯人之信從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
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別擇云爾
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
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
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
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
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闕千古如一日也自
比閭節授之法壤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
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

大義天開曰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得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

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躔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

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
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
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
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
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
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
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
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
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

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
鈔本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
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
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
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
以固陋辭後學臨叩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錄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微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

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

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
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
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
霑漑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
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
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
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
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
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
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
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
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
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
齋李氏之書屢經鋟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
寢增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爲
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爲
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

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觀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尙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

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歧矣先生崛起於時早

聞父師之訓旣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閒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泝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嶄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譏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

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彙附於末與是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甯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諡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也考亭仍發葉侯重脩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未胥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閒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蹟多漫滅亟欲脩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

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
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
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凌撰序諸後凌叨未裔奚敢廁
以文辭顧義不容緘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闕
大尊信表章實程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
夫子之道萬世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
不肖者之罪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
得師超軼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尙
晦祖惓惓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卽其
用心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
孔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
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冀
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旣望十一世
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諸
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
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啓蒙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解
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又有文集

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今家有其書
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不考其生平師
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
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章孟子所云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
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敘次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
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
而脩之以舊譜爲多出於洪宣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
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

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
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
疑其書之未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
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
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
然而古冲之所脩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脩
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往當在其大
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畧者家兄
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

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聞本尤疎畧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

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已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畧倣朱子作韓

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者畧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閒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

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敘閒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爲文義旣

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古冲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胥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混淆大啟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閒闢錄學葩通辨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孫孫全轍全敬書

朱子年譜

朱子年譜目錄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纂訂

卷一

庚戌至甲午

卷二

乙未至辛丑

卷三

壬寅至己酉

卷四

朱子年譜目錄

一 粵雅堂叢書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藁而後定別爲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並附焉歲辛酉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藏篋中今年春孫氏甥仝轍仝啟亟請付梓竊惟先君子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廣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祇承者兩甥惓惓行遠之意甚可嘉尙因出其書與共校寫鋟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歿相去十載伏讀之下不勝泣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子朔男箴傳謹識

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簣前數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鑒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幾近之仝轍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誨畧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譎陋強綴例義十有二條列諸篇端

朱子年譜

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郵孫全轍全做謹識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王懋竑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八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章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章齋公松字喬年為建州政和

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
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
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本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
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年譜同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
五歲上學矣 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

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

物黃義剛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

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

也

年譜同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當如此做工夫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

不知何人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

包揚庚寅後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

年譜時韋齋爲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

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曰
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
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名其齋曰章齋以自警
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顓子
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
傳河雒之學 延平行狀云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
公同學與先生爲同門友 章齋先生書昆陽賦後
云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
爲道梗概欣然頷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
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
登高邱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
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續集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章齋先生憂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
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
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
之弟屏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
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
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
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
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
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
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二月白水卒於十九年乙巳九月籍溪則至三十二年壬午方卒也文集

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
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歿則奉以
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
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
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 白
水墓表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
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 籍溪行狀

云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
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熹
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
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爲
最久 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
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
侍公左右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
幼而騰異友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
木晦於根春榮一作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

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
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
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
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
惟參也無慚貫道惟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
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
彪炳育珍文一作又 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
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

則時子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
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
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
發沈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
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子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
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
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書楊道夫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
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
士出身

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
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
豈有此理會祖道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
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

讀陳文蔚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
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

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

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葉賀孫某

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

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

畢竟粗心了林履孫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

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

夜聞杜鵑聲王過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

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

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錢木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包文集跋會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

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

然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繇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洪本按虞集作復田記畧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

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劔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埽祭祀之用李本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眾語其潛思力

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
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
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
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
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
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
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
接墻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
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

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鄭可學

文集延平行

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
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
旣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
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
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

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年譜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楹閒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

子尙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旣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縣

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眾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致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

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

潘時

舉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

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

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

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

王過

主簿就職內大

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

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

葉賀孫文

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同安縣諭學者 諭諸職事

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藏弄閣中又料簡故置治平中所藏書得尙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度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卽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

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弃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沆分備西北侯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皆感奮爲用又相

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閒其
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閒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
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
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
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

洪本

申請嚴婚禮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
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
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
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
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
而已至於妒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
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
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
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於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為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

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

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閒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

黃

某向為同安簿滿

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

葉賀孫

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

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

學須是專心致志

廖德明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爲醫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

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籠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

之說與卑意不約而合 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
屏處山閒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
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
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行狀請奉祠監
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
時時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
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閒有識
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
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
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存齋記云許生
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
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
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
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

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
存存而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
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子所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
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
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
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

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
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
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
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
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
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
可繕寫 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
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
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

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舊傳云戊子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余大雅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章齋於延平爲同門友先生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人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洪本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

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
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
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
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
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
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
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
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輔廣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
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

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

會耳

董銖

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

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

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

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

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李閱

祖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

理始信前日諸人之悞余大雅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

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

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黃義剛某向來從師一日閒

所聞說話夜閒如温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

疑明日又問輔廣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名祖舜以三十一年同知樞密院事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

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

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李先生次子信甫時為建安主簿〔年

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

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

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

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飲助為世事澆汨

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

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七月二十一

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關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

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
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
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
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
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
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
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
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
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
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
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
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
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
不細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

先子年譜卷一
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
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
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
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
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
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
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
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
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
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
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
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
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

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大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

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

文集與魏元履書云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

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醉疑如響次讀第二奏

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

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闕尙遠恐不能待

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非

啟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

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

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閒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

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

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

生元本缺此五字今補入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

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云

子既敘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畧而義

理詳殆非啟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

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

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

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

得於心思者閒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

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

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

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

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珙盡以畀朱

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珩

珩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李本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

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汪尙書應辰時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云尙書者蓋追題之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復往會

年譜始閩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月卽往哭之比葬又往會

洪本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 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困學恐聞編序云予嘗以困學名子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文集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墮埴索途終

日而莫知所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讜議序

與陳侍郎書

陳名俊卿時爲吏部侍郎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

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

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閒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

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又與張敬夫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

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閒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
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
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
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
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
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
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
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
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
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
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
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
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
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
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

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閒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閒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
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
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
愧汗沾衣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體念操存雖不敢
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
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
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
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
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
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
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
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
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
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
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
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
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
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

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集續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集續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眾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鑿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年譜卷之一下

王懋竑纂訂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閒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

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李本文集與曹晉

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

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

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

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

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

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李本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

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

日丙戌至櫛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

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辰詩

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

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

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

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

頸仍包羞竭來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氣仰

朱子年譜卷一
二
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
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
處甯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
袂風颺颺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
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
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
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
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
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
行復幾程今夕宿櫛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
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甯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琪薦替施元之闕本傳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余公嘉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閒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歿而其傳寢廣然散出并行

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請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旣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係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

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往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

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與曾表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處疑作方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

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抹之然從遊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

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思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僮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

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揆之以論會覲去國遂力辭文集
與陳丞相書云鄙性蠢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
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
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
爲罪大矣況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
至於如此且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
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實

爲莫大之幸 與汪尙書書云前書戒以勿視元履
爲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
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
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
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
甚矣陳公之待天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
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
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
行狀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

因論會觀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
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
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回

申催促供職狀二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
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
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
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

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
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
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
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
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
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
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
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
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

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

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閒斷也但

以靜爲本爾

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

自來講論

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爲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

朱子年譜卷一
三
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閒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

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

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原本作棄誤新其弊

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

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

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所戒而

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

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

八月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

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

朱子年譜卷一
五

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元本作當誤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元本作性誤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

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

已發元本作覺誤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

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

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

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

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

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

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

朱子年譜卷一
五
粵雅堂叢書

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絕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

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須先察識端倪

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

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旣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

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己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閒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

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旣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眾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

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

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遷章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遷於寂厯山卽今墓是也豈章齋之墓嘗再遷與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

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
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
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
輒以為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
一日日疑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

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
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
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
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
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
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
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
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閒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

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尙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揚方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勅立社倉於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旣奉王公教留民所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

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彊歲小饑則弛半息大稔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旣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櫺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辛丑延

和奏劄四云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閒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閒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竝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閒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甲午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

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
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
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
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
未必真能存得邪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
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
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
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
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
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令熹
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
元寄納軍資庫尙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
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
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
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

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遭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祈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熹不勝幸甚

壬辰二月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

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
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
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夫先
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
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
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
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
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
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
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
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
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
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
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
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
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
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

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尙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

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狀三

狀四

資治通鑒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

鑒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
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
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
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
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
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
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
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
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

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鑒綱
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
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
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
概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
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
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
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 與蔡季通

書云通鑒節本

節下元本
脫本字

只名綱目取一綱舉眾目

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方得

心安耳壬辰此以下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元本

作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榷之但脩書

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

矣壬辰又與書云綱目元本作方脩改未定舊本太畧

不成文字也壬辰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

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

甚癸巳又與書云通鑒文字近方脩得數卷南北朝

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脩

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

秋可了癸巳又與書云通鑒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

却脩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

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

善已脩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癸巳與林擇之

書云通鑒工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

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閒近入山僧寺

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別集答呂伯

恭書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元本作數卷頗可觀

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甲午又答呂伯

恭書云綱目草藁畧具俟寫校淨本畢卽且休歇數

月乙未

後 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此一

正本

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

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

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元本作漢

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

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

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

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

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

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

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

閒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復使驟而聽之者不覺

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

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

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

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丙申答張敬夫書云

通鑿綱目近再脩到漢晉閒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

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

及早脩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

脫藁求教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重脩及三

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

戊戌

答李濱老書云通鑿

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

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

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

恨

亥

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

無專一仔細工夫所脩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

庚子三月

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

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

莽朝官爵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

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

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彧却是漢侍中光祿

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

某人某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
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
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
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
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
得或之情丙午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意正以其與
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

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
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
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
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所不敢從也丙午答潘公叔
書云通鑒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
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爲千古
之恨耳丙午壬寅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
讀資治通鑒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
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

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鑒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秩卽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余大雅戊戌後綱目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陳淳庚戌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鑒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旣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答

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
閒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
爲訂正示及爲幸癸巳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
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
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
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

先生至是發明其義

洪本

語錄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

途大雨通身皆溼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
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
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葉賀孫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
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
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

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進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閒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閒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汪尙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飮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

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觀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閒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

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

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闡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

洪本

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

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程允夫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

己丑

太極圖說後記

癸巳

再定

太極通書後序

刻

通書後記

丁未

題太極西銘解

後

戊申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至

是進呈乞嶽廟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屢召不

起宜蒙褻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洪本

行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

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分年詩卷一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 又答書云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 又答書云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

甲午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

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狀四

申建寧府

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

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雜當作別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周答鄭書作用疑誤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尙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

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 答鄭景望書云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卽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僭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板須別換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

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
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
佳或未刻閒且并寫定上板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
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
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
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

朱子年譜卷之一下

譚瑩玉生覆校

